

忠  
孝  
勇  
毅

# 羅列的傳奇

王培堯

「經霜老樹刺槎枒，  
不向春光鬪麗華；  
漫道寒林顏色少，  
要撐奇骨戰風沙。」

這是已故陸軍上將羅列將軍生前所題的詩句，風格高雅脫俗，詩句清新洗練；可以看出他的文學素養。如果祇是爲了作詩而偶有此佳句，不足爲奇。可是，他却身處此艱難時代，歷盡滄桑，摩頂放踵，千錘百鍊所發出的感慨抱負。這裏面潛蘊着無限的辛酸血淚，同時也顯示出雄偉的壯志豪情。

羅列的傳奇  
身爲上將軍，有兩種最好的歸宿；一是盡忠報國，壯烈成仁；一是功成榮退，助纘彪炳。無論何人，祇能有一種歸宿。但是羅列却兼有此兩次經歷。他曾經在西昌苦撐之役，被宣告死亡而入祀忠烈祠。但大難不死，復能憑着勇毅精神，千迴百轉的渡過重重艱危，安然脫險歸來，繼續服務軍旅；累任至副參謀總長，陸軍總司令，三軍大學校長，不但德望施爲，爲部屬所敬服；而其卓越才能，豐富學識，尤爲盟友所欣佩。

長期服務軍中，加以頻年戰爭，戎馬倥傯，不遑寧處；要能始終保持豐富學識，不斷充實，跟上時代，並非易事。羅列爲學深思，出之天性。行軍作戰以及帷幄運籌之暇，居恒手不釋卷，涉獵中外典籍名著頗多。每讀一書，輒加批註；間或另作割記。不但研讀認真，而且領悟力極強。自黃埔軍校四期，以後入陸軍大學十期，圓山軍官團高級班、國防大學、國防研究院；均以第一名畢業。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有一種不斷尋求發現缺點，改進缺點，才能跟上時代的體認。他曾自述在各期班隊受訓的心得說：

「最重要的意義，則在於服務一時期，自感錯誤日積或銳氣頓挫之際；得能親炙領袖蔣公之訓誨，獲致寶貴之啓示與激勵；因而平添無限之經歷與勇氣，從而去腐生新，鼓舞奮鬥，克底於成。」

由於他學貫中西，不斷充實；去腐生新，實事求是。所以他的參謀作業乃至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企劃，發展的均衡、研究的認真，識見的卓越、寫作的審慎；使中外的軍事將領

，莫不贊佩他是一位名實相符的儒將。

自古以來，每逢時衰國亂之際，執干戈衛社稷，以天下爲己任者，往往忠孝不能兩全。而以大孝不辱的抱負，去移孝作忠；以補不能晨昏定省承歡的不足。羅列在飽經患難以後，却能於民國卅八年將其太夫人迎養來臺，善盡孝道，並以此教育子弟；十五年如一日。太夫人於民國五十三年以八十二歲遐齡棄養後，每年農曆初二、清明節、太夫人生日誕辰，他無論如何忙碌；一定抽暇親赴太夫人墓園祭掃。自己因病去世，遺囑尙令將骨灰附厝於太夫人墓側，俾能魂靈相依，長此侍奉；不置的孝思，殊足感人。

筆者於民國三十九年元月在西昌賀國光主席餐會席上得識羅將軍，相談至爲歡洽，旋即邀約鄧德亮司令懇談，支撐危局，共患難。四十年七月與羅同學陽明山莊，旋在圓山實踐學社高級班得讀羅所撰自傳、日記，知道他出類拔萃之事甚多；尤其西昌之役的入死出生，不但雄壯激越，可歌可泣；而且妙應奇突，應傳應表。從以下的詳細敘述中，不難了解羅列的確是一位忠孝勇毅

的儒將，文武兼資的傑出人物。

### 聰穎力學端凝卓異

羅列，字冷梅，民國前六年（一九〇五）二月十八日生於福建省長汀縣羅坊鄉。

羅坊鄉，位於長江東北，距縣城一百廿華里，中間還隔上一座高達一千多公尺，綿亘廿華里的大山；但距離連城縣僅僅十五華里。所以風俗習慣，與連城相同。該鄉是一處山環水抱的帶形盆地，土地肥沃，人烟稠密；雕梁飛簷的民居建築，配合葱籠的林木和清澈的溪流，山清水秀，風景宜人。

羅列的家世，據說其遠祖也是客家人，於唐朝避黃巢之亂，自江西九江遷福建寧化，宋末元初再遷羅坊，與連城羅姓，同為連陽開基翁源公的後裔。（廣東平遠與臺灣苗栗羅姓，均為此系的後裔。）世代耕讀相傳，其祖父元公率三子致力農業，家道小康；並且樂善好施，曾捐資倡辦小學，教育後進。

羅列自幼天資穎異，端莊穩健。才元公對他期望很殷，親自督教。五歲起，即開始讀書，奠定其國學基礎。九歲入小學，後入中學；無論月考期考，均為第一名。言行謹慎，對師長尊敬，對同學謙和；往往勸人為善，以身示範。

民國十三年就讀廣州市立高等師範，正革命風潮激盪澎湃之時；羅列激於興亡大義，乃於次年秋，入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步科，品學兼優，為高材生。畢業後，適北伐軍興，乃自請上前線殺敵。歷任排、連長、營長、大隊長等職，累晉

中校；曾參加東路軍入浙入蘇，以及龍潭、馬牧集等戰役，所至有功。

羅列好學深思，虛懷若谷；為了接受深造教育，不斷充實自己，民國十九年起，先後入軍校高級班及陸軍大學受訓。

陸軍大學，為我國軍事的最高學府，在北洋政府時代，已辦八期，每三年招生一次。自北伐成功後，由國民政府接辦第九期，改為每年一期；十期起，由北平遷南京。招生程序，由各地區、各部隊、各軍事學校，先行舉行初選，再定期集合首都，由軍令部舉行全國最後複試。中央軍校高級班、及憲警班報名參加預試者頗多，祇錄取廿人送訓練總監部，參加全國各軍事學校之初試；錄取後，再參加全國之複試；所以，軍校高級班同學應考，需要連過三關，非常不易。羅列竟大顯身手，以全國複試第一名的優異成績，金榜題名。

陸大受訓三年，因為校舍容量不够住宿，一部份學員需在外賃屋居住，每天走讀。當第三學年的上學期某一天晚餐後，羅列與同學潘華國外出散步，途經吉兆營十六號門前，見有淑女數人，在門外閑眺。清秀嫵雅，楚楚動人。羅列在潘華國慫恿之下，進入門內租屋，作為臨時宿舍。經過一段時期的相識瞭解，他與房東的幼女端莊賢淑的葉紹勤小姐戀愛，成就美滿良緣。

民國廿四年夏。陸大畢業；再以極優異成績入該校兵學研究院第二期，作更高深的研究。結業後，留校任教兵學，教學相長，成為陸大最受歡迎的教官。

抗戰軍興，奉調為第一軍少將參謀長，從此學以致用，馳騁沙場，立下輝煌的戰功；同時也成為胡宗南將軍最得力的助手。

### 謀定後動長勝將軍

八一三滬戰既起，第一軍擔任極重要防務，羅列初膺重任，即表示他身為革命軍人的忠勇情操；他說：

「大丈夫當立功異域，馬革裹屍；而今日寇壓境，生靈塗炭，正吾人捍衛國家之秋，雖肝腦塗地，亦宜勇往直前，義無反顧。」

第一軍在軍長胡宗南的卓越指揮和羅列參謀長的策劃輔弼之下，在上海的楊行、劉行、蘆藻濱、蘇州河一帶，戰果輝煌。當大軍作戰略撤退時，一般部隊，由於久戰疲憊，同時犧牲也很大，所以秩序不太理想。第一軍有鑒於此，胡軍長和羅列二人，都與士卒共甘苦，絕不脫離部隊，先行撤退，不但把自己的馬，讓傷患的士兵乘騎，自己步行；而且二人輪流走在最後。每走一段，必定走到較高的顯著地方，大聲向士兵宣佈：「兄弟們，不要慌，軍長走在你們後面。」因此，那次撤退，第一軍是秩序最好，保持最完整的少數單位之一。

羅列運籌帷幄，非常注意敵情判斷，儘量設法制敵機先。他以為：

「當參謀的，應時時研究作戰地圖，地圖上的知識，容易引發人的靈感。」

當民國廿六年十二月下旬南京棄守時，第一軍奉命由浦口調防蚌埠。羅列以為防守的上策，

是主動的阻敵於形勢衝要之地，而不是被動的兵臨城下的艱苦應戰。於是，他詳閱兵要地圖，研判敵情；發現一項軍機問題，也產生一種制敵的靈感。因為鎮江以西，有條秘道捷徑，可以直達滁州臨淮關的淮河流域；如果被敵人利用，則我軍將前後受敵，當時，他立即向胡宗南軍長建議，調遣一個師的兵力，在浦口以北，扼守津浦線的白果山，以掩護大軍轉進的側翼安全。胡軍長即下令七十八師擔任此一任務，果然擊退了敵軍循秘道偷襲的第三師團；而使數萬大軍，能安然退守蚌埠。

民國廿七年五月，當我軍決定放棄徐州之際；敵軍由向以「中國通」著名的土肥原所率領的十四師團，于五月十四日渡過黃河，攻陷荷澤。我軍損失甚大，廿三師師長李必藩殉職。敵軍繼續前進，截斷隴海路，襲陷蘭封，直指開封，其鋒甚銳。

我軍除以六十四軍李漢魂部與七十一軍宋希濂部，與敵力戰週旋外；並急調十七軍團胡宗南部馳援，配合甫由湖南湘潭調來的二百師的裝甲戰團羣，由開封向東攻擊，與李、宋部合作，反包圍敵軍。

二百師的裝甲戰團羣，由副師長邱清泉任指揮官。胡宗南令參謀長羅列與邱根據敵情與戰況，研究一套有效的制敵戰術。他們展視地圖，縝密會商，決定利用裝甲部隊特長，配合十七軍團的新銳之師，以突擊方式，斷然猛攻；羅、邱均曾親臨前線，督導戰團，鼓舞士氣。敵軍傷亡慘重，高達六千餘人；被囚於三彙集、曲興集、陳

留口一帶。後因我軍作戰略轉移，將大軍撤至平漢路以西；決花園口堤坊，以水阻敵；敵軍才能脫出重圍。但土肥原却因其第十四師團一再挫敗，損失過重；而被免去師團長職務。

民國廿八年八月，羅列任國軍四十八師師長。該師由第一、八兩戰區各軍的補充團，及河南、陝西一部份地方團隊混合編成，官兵素質不齊。羅列積極予以整訓，特別以身作則，感化部屬。

當年冬，四十八師由天水奉調蘭州，戒備新疆歸化團的可能異動。除夕，師次臨洮龍西間的關山。因該處數日前，曾有部隊譁變；所以行軍時百般戒備，加以天降大雪，下馬時，足僵幾不能成行。用飯時，羅列一定等到士兵開始就食，他才與師部同仁舉箸，飯菜已冷；他却從容含笑的表示：「士未食不敢食」。跟隨他的同仁朱成春，曾以律詩抒感云：

「關山重疊路漫漫，八百途程此艱難；  
雪舞馬前欺日白，風穿甲裡識高寒。  
嶺樹已隨鄉念轉，隘途初過客心寬；  
壯征豈只荏苒靖，塞北漢南縱戀安。」

由於羅列的統一軍心，勤加鍛鍊，四十八師很快的成爲新軍勁旅。所以，當民國廿九年新疆發生「伊寧事變」，四十八師奉令馳援平亂時；能以僅有的輕裝戰備，力戰擁有俄製飛機重砲的維吾爾叛軍，克敵平亂。

民國卅四年一月，羅列由中央軍校第八分校主任調升第一軍中將軍長；八月，日軍投降後，第一軍改爲整編第一師，任師長。奉命進入山西；協同友軍，收復被共軍竊據的晉西南各縣市。

民國卅六年春，政府下令收復延安；由駐節西安的胡宗南負責調遣指揮。

陝北延安一帶地形複雜，地勢高，山崗重疊，多矮樹林，道路極爲稀少，僅洛川到延安，有一條粗劣的公路，勉強可通汽車；其餘均爲羊腸小道，不利大軍行動。尤其特別，有些斷絕地，深溝縱橫，遠看如同平地；但實際有數十丈的深溝，無法通過，斜坡急而陡，驟馬上下也極爲不便；以致交通補給，均頗困難。

共軍竊據陝北已十餘年，地方民衆受其欺騙裹脅，組織堅強，居民受共軍利用不能自拔，有野戰部隊正規師二（每師九團），騎兵師一，還有四個警衛旅，兩個教導旅；共約七萬人，大多爲久戰悍卒。另有民兵部隊九萬餘人，足以妨礙國軍補給運輸，牽制國軍兵力配備。共軍爲鞏固其赤都的防禦，自延安外圍向南延伸至與國軍對峙的封鎖線，編成大縱深的堅強防禦體系，構築堅強工事，實施障礙阻絕；尤以在大小勞山和松樹嶺之間的地區，特別利用日俘，構築永久的地下工事，形成延安外圍的堅強據點。

國軍以五個整編師及一個機械化部隊，編成左右兩軍，左兵團由劉戡統率，右兵團由董釗統率；羅列的整一師，屬右兵團，由新莊、廟灣、觀亭地區，向延安進攻。

當時羅列胃部稍有不適，但以重任在身，仍力疾從公。爲抱定破釜沉舟，必勝必成之旨；特事先寫好遺囑，派人送回西安，交其家人。並於三月十四日攻擊行動之前，當衆宣佈，此行如不成功絕不偷生；鼓勵部屬奮勇向前，完成任務。

他自己始終親臨第一線，督責官兵進攻。是以全軍上下，莫不鼓作勇毅士氣，爭先赴敵。同時，爲了行動迅速，克復地形的險阻，出敵意表的收到奇襲效果；配合大軍，一舉破敵；他臨時機動使用兵力，分別以營連爲單位，編組突擊隊，越野迂迴，隙隙急進，迅如急風驟雨，使共軍防不勝防。首先襲佔延安城外寶塔山要點，共軍膽戰心寒，倉惶逃竄。十九日正午，羅列率部最先收復延安城；共軍飯菜，尚有餘溫。捷訊露佈，中外報紙一致贊揚他用兵神奇；同時，也是戲劇戰史上光榮的一頁。

### 臨危請命赴湯蹈火

延安克復後，羅列奉命揮軍東指，鏖戰陝西，馳援河洛，兩年間，大小五十餘戰；無不力挫頑敵。民國卅七年秋升任整一軍軍長，曾大敗彭德懷、賀龍、王震等共酋於洛東地區，穩定關中局勢。次年春，奉調西安綏署副主任兼參謀長，贊襄胡宗南調整部署指揮軍事，再次擊敗共軍於寶鷄及秦嶺北麓。迨至後來關中國軍因受全般戰局影響，以勤王之師的性質，撤赴四川支撐危局；共軍未能再越雷池一步。

民國卅八年十二月，西安綏靖公署撤銷，胡宗南出任西南軍行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參謀長，準備進駐西昌，收拾殘局，建立鞏固西南最後戡亂據點。羅列奉召來臺晉見總統 蔣公後，以無職之身，仍本許身黨國不計安危的素志，立即飛返海南，輔佐胡宗南前往西昌，受命爲西南長官公署參謀長。

當時，國軍川境部隊能突圍安然入西康者，百不及一，已不足五千人。經過三個月的整頓經營，連同收編的地方武力，總數尚不足萬人。而共軍已挾十三萬之衆，自川、滇、黔各省，分途進犯。衆寡懸殊，西昌危在旦夕。民國卅九年三月廿五日，副長官胡宗南奉到蔣總裁電令，令他與西康省主席賀國光等飛離西昌，經海南轉赴臺灣。

胡宗南以臨走之前，必需將留康部隊，移交一高級將領，才能成行。胡以爲祇有等待兵團司令胡長青三天後趕來相見，始克如願。但西昌局勢，已等不到三天了；於是，胡決心自己留下，作一個「與西昌共存亡」的打算。

羅列見此情形，正是多年患難相從，肝膽相照的袍澤弟兄，出面解決問題的時候。於是，他請到趙龍文，說明他願意留下來代替胡長青，以高級將領的身份，從胡宗南手中接下留守西昌，支撐危局的重擔；好讓胡早日離去。惟恐胡不應允，所以請趙務必一同前去見胡勸說。

趙龍文非常感動，認爲此乃忠義凜然的大節；無論如何，總得讓胡接受。

羅列爲了表示他的決心，當即將其常用的自來水筆，準備作脫險用費的一兩黃金，和一封信給他太太。這封信，當然是最後的遺書性質，大意謂：「母親年邁，希善爲侍奉，諸兒教養，亦屬重要，當需備勞，家務並祈妥爲照料；餘已屢經函述，恕不再贅。」

看上去好像普通，實際上他自從民國卅八年十二月抵成都後，即抱定爲國成仁的決心，已先

托回臺的徐煥昇，帶家書給他太夫人和愛妻，申述他的志趣了。所以此時「恕不再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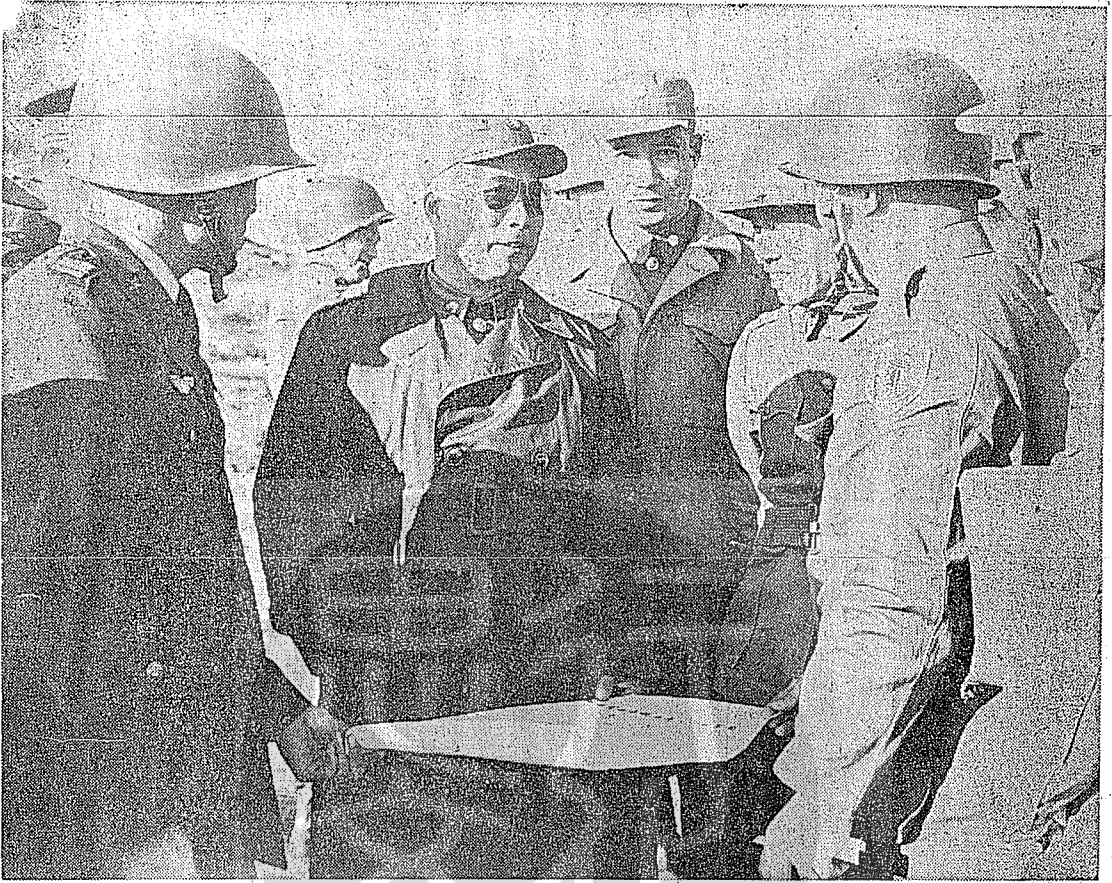
他托徐煥昇先帶給妻子的信，說得很懇切，也很動人：

「勤，我親愛的勤：

我很對不起你，因爲軍務叢脞，不能時常寫信給你，累你焦急苦悶和悲傷。但是，勤，這完全是爲國家爲人民和爲我們自己的生存自由而奮鬥，我想你一定原諒我。

我到了成都都有好幾天了，戰局一天一天地惡化。我除了盡全力挽救外，萬一人事已盡，尚不可爲；祇有準備過着打游擊的生活，來繼續奮鬥。最後至不得已時，自然祇有一死以報黨國，藉以保全我的革命人格。勤，你聽到我這句話，一定會大驚大愕，悲痛萬分。但是，你只要回憶我平日對你曾經說過的話；你又一定會釋然於懷，知道這是我的素志，不足爲怪。甚至應該破涕爲笑，爲我致賀。

勤，我之所以抱此志願，是由於對人生意義的認識而來，決非偶然而致。我愛母親，我愛你，我亦愛我的兒子和家庭；可是，我更愛國家，愛我所抱的人生理想。因此，我不得不忍痛地爲國家爲這人生的理想而離開了我的母親，離開了你和兒女家庭。但是，勤，我的心裡總覺到無限的悲感和隱痛啊！勤，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你要代我侍奉母親，教養兒女和維持家庭。我平日諄諄以「賢妻良母」爲囑爲勉你的意義，即在於此



。影留時察視線前門金在令司總軍陸任出臺來險脫康西自 (二左) 軍將列羅

。尤其是母親，她年老力衰，狂念她，不孝的兒子，可能因此而悲傷而病倒。這一定要請你盡力勸勉她，侍養調護她；才能够減輕我的罪咎於萬一。對小孩子的教養也很重要，我希望你將他和她們教育成爲最優秀傑出的人才，能够繼承我的素志，來爲國家，爲人民服

務；來完成三民主義國家建設的大責。這自然，對於小孩們思想的訓練，是最重要不過了。……

勤，三民主義的革命前途是很光明的，我們現在所受的痛苦，僅僅是暫時的現象，我深信我們一定有快樂的重聚和光榮地生活着的時候！」

三月廿五日，南路共軍，離西昌祇有一天路程，午夜一時，羅列和趙龍文，還找了蔡榮、裴世禹等，一齊去見胡宗南，胡不等他們開口，就對趙龍文說：「你是不該留在此地的，早上就該走；這是我十年來的日記，請你帶到臺灣，有空整理一下」

趙龍文當即首先慷慨陳詞，說明(一)蔣總裁既然來電令胡長官將部隊交給高級將領，立刻回臺灣待命；他的命令，不能不遵從。(二)共匪既然叫囂要活捉胡宗南，我們不能毫無應變的讓長官束手就擒。(三)反共不是一天完成，真正的鬭爭要從今天開始，胡長官要留此有用之身，隨時準備捲土再來。接着大家發言，一直談到清晨四時；羅列最後發言：「當年漢高祖榮陽被圍，假如沒有紀信代死，以後歷史可能全變了。我們犧牲多少人，對於歷史無絲毫影響；胡先生犧牲了，將來七萬多學生，三萬多幹部，誰能號召得起來，再與共匪作殊死戰呢？所以，我籌思至再，決定由我來做紀信」

大家深受感動，一起肅立，請胡長官務必採納羅列主張；將部隊交與羅列。乘西昌飛機場尚在我軍控制之下，立即飛往臺灣。

三月廿六日晚，羅列送別胡宗南、賀國光、趙龍文等飛離西昌後，即下令集合全部官兵；長官公署警衛兩個連，朱先祖師一個新兵營、一個騾馬輜重隊，北出西昌，前往瀘沽，準備得反共救國軍第一縱隊司令鄧德亮的助力，與昭覺的劉孟廉會合，東趨川南的雷馬屏峨，建立游擊基地。當他率部剛出西昌北門，共軍已竄抵城南紅窩山，相距僅數華里。廿七日午後，抵達瀘沽，正欲與鄧籌商一切；不意鄧部主力之一的鄧明鴻營在距離瀘沽三十里之后山，竟然叛變逆逆，以致瀘沽危急。羅列乃率部與鄧德亮星夜東走鄧的故鄉甘相營。令鄧籌措糧草，連絡彝族頭領，作假道東進昭覺的準備，但却被潛伏共謀暗中破壞擊斃征糧的彝族鄉長，嫁禍於羅部官兵。彝人不察，引起一場誤會。雖說後來抓到共謀，澄清真相。可是由此變故，不但延誤了辦事的时间，而且也使彝民的效忠情感，起了裂痕，共軍且已擊潰康北的胡長青軍，長驅湧至甘相營附近。廿九日，

羅、鄧等祇好再南移至祭妖溝頂，準備與敵人作最後拼鬥。

奪，我散失在彝區被擄為奴隸的官兵，你能否找尋回來，予他們以俘虜應得的待遇。你們如果能够做到，那末，你們還算懂得軍人應有的道德和職責。我是這一戰場的指揮官陸軍中將羅列，卅九年四月一日於自殺前。」

大股共軍與各地叛彝，集中圍犯，羅軍苦戰三晝夜，未進飲食，饑疲不堪。共軍死傷太大，而以羅部軍堅強不屈，於是改以和誘方式，派人勸降，許以優厚條件，以圖鬆懈羅部戰志。羅列洞燭其奸，集合殘部，當衆槍決共軍來勸降的說客，以血祭誓師方式，表示奮鬥到底的決心。衆皆感泣，羣起力戰。終以彈盡援絕，部屬傷亡殆盡。四月一日，羅列一面勉勵所屬，個別突圍，減少目標，繼續活動；一面準備自戕殉國。並且預留一書與匪軍云：「我的敵人：這次作戰，你們是勝利，我們是失敗了。你們雖然勝利，我並不佩服你們。因為你們不是在相等條件下戰勝我們的。我們雖然失敗自殺了，但我並不感到慚愧；因為我已盡了我應盡的職責。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測驗你們是否配得上當軍人。就是在戰場上，我們戰死官兵的衣服，你能否禁止彝族人剝

奪，我散失在彝區被擄為奴隸的官兵，你能否找尋回來，予他們以俘虜應得的待遇。你們如果能够做到，那末，你們還算懂得軍人應有的道德和職責。我是這一戰場的指揮官陸軍中將羅列，卅九年四月一日於自殺前。」

我中央政府以為匪報已宣佈羅列陣亡，為褒揚忠烈，乃追贈他上將，予以明令褒揚，入祀忠烈祠。所以，在他的一生中，曾經有過為國盡忠，壯烈成仁的經歷。（下期續完）

# 情報珍聞

## 陳爾靖

### 王芃生預知日軍偷襲珍珠港

抗戰期間，負責情報蒐集與研究的機關有好幾個單位；但是較具規模成效卓著的則推王芃生主持的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戴雨農（笠）所主持的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國際問題研究所的負責人王芃生為我國實至名歸的國際問題專家，他在研究日本問題有成就之後，即受張學良禮聘參贊東北與日本的外交事務，未幾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得悉王芃生通曉日本問題，經過幾次召見後，王芃生即蒙蔣委員長令派負責研究日本問題。王芃生曾任國立中央大學教授，他主持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成員，大多數都是外交界、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後來出任大使的研究人員，多至六、七人，素質之高，一時無兩，其中最難得的是王芃生曾禮聘了不少

臺灣省籍的專家學者，如連震東、李萬居等人，都曾參加研究工作。王芃生早在日軍進攻珍珠港以前，即曾獲知此一情報，並呈報蔣委員長鑒察，事見華陽張（羣）先生所撰「王芃生先生碑銘」中。茲將原文有關預知日軍偷襲珍珠港一節摘錄如下，以供讀者參考：

「……先生於戰時，竭半生之心智，繼之以忠貞，於寇羅敵友情報，解剖國際勢態，縝密研求，條分理析，用供帷幄之運籌；一思之未屬，一事之未成，繼晷焚膏，恒以達旦；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稍懈。於敵國內政治之演變，與夫對外重要謀略之運用，料察幾微，瞭如指掌；若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呈報敵將發動太平洋戰事；若三十四年五月之呈報敵將於秋冬屈服；及他類似者，後之應驗，無不若合符節，其有裨勝算，蓋非淺鮮」